

2107

羌文化研究文选

袁珂题



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

羌文化研究文选

(全国羌文化理论研讨会论文选)

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三年十月·北川

封面题签 袁珂
封面摄影 汪友伦
责任编辑 王清贵

羌文化研究文选

(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北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绵内准印字第 1620 号 印数 1—1000

1993 年 9 月 北川县彩印厂印刷

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 杨正发

副主任 王清贵

委员 母广元 蒋茂英 母广源 魏世金 李再成
唐镜光 姜定周 罗世祥 萧天崇 杨永忠
孙寒青 雷国璜 邓天富

前 言

羌族，远在距今三千年以前的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了关于他们活动情况的记载。是汉族前身——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或更早的时间，他们主要活动于我国的西北各地。随着他们的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沿黄河、金沙江、雅砻江、岷江向中原地区和西南地区迁徙，并与各地土著结合，发展成为汉藏语系中的众多民族。只有川西北地区的羌族，延续至今，主要分布在今北川、茂县、汶川、理县、松潘等县。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胡鉴民、马长寿、闻宥先生等先后深入到川西羌族地区，就羌族的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等进行了调查研究。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调查组、民族语文调查队先后对羌族地区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语言等进行了系统的调查。随后又围绕《羌族简史简志合编》的编写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近十年来，马长寿先生的《氏与羌》，任乃强先生的《羌族源流探索》，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先生的《羌族史》，孙宏开先生的《羌语简志》，罗世泽先生搜集整理的《羌戈大

战》、《木姐珠和斗安珠》以及中国少数民族五种丛书四川编写组编辑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等一大批研究成果与调查报告的出版，揭开了羌族研究的新篇章，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历史非常悠久而又影响深远，经历数千年之久而延续至今的民族，我们的研究工作仍然是显得相当的薄弱。对其文化特别是上古时期羌族文化的研究，可以说还是一片“处女地”。

为了推动羌族文化的研究，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北川县政协、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于一九九一年金秋十月的“羌历年”之际，在北川举行了“全国羌文化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60多位专家学者就羌族宗教与神话、信仰与崇拜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与交流。本论文选就是在这次学术研讨会论文的基础上编选的。

在编选这本论文时，有些论文虽然收入了文选，但我们还没有征得作者的意见，这是我们首先要表示歉意的。由于我们编选这本论文选的目的，是想有助于羌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相信这一举动是能够得到撰写这些论文的诸位先生们的理解和支持的。

本论文选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我国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在病榻上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表达了老一辈专家们对这一研究的支持和所寄予的厚望。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如果这本论文选能为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先生们以查阅资料的方便，并由此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发展，这正是我们编选这本论文选的目的所在。

序

羌族是我国几大古老民族之一。她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尤其是古代民族史上占居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可是，过去我们对她的研究还很不够。还需要更广泛、更深层次地研究她。

我认为，羌文化的研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清楚氏羌族的历史。否则，就无法撰写中国古代民族史。

在历史上氏羌是一种民族还是两种民族？如果是两种民族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不弄清楚这些问题，有很多历史学和民族学上的问题都无法得到正确的解释。

著名的民族学家、民族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氏族，氏羌是一个民族，只有氏羌而没有氏。

四川大学冉光荣教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教授则认为氏与羌是两个民族。可是他们也并没有明确说出氏与羌的历史渊源及关系。

我不是民族学者，至多只能算小半个民族学家或民俗学家。我青年时是搞文学的，想当个大作家，老大无成，惭愧

得很，只好半路出家来弄民俗。就是在民俗方面也不敢说成就二字，只不过是空有其名罢了。我认为，不但羌与氏是两种民族，而且他们是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黄帝是氏的祖先，炎帝是羌的祖先，而黄帝和炎帝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他们的部族后来又发生对婚关系，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羌族和氏族同时都是炎黄二帝的子孙。关于炎黄二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两部又通婚，这些可以在古籍如《山海经》、《淮南子》或《吕览》中找到记载。

我们读典籍，也要用以分析它、丰富它的观念和眼光去读。李绍明教授曾经对我谈过，读古书要有一定的想象，如果不借助一些想象力就容易形成读死书。如一些老学究、老迂夫子，他们只能按照古人、圣人曾经说过的现成话去说，食古不化，死记硬背，唯恐少许有点儿发挥和超越，这种人注定一生不会有所建树；然而反过来，想象太多也不利，又容易成扯谎先生。古人的著作，尤如今天的电报文字，过于简单，字数太少。我们今天来读古人的文字就好像破译电报，不借助合理的适当的想象不行，缺乏大胆的假设和细心的论证也不行。

李绍明教授又曾对我说过：不读懂《封神演义》就别想弄懂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这话听来过份武断和狭隘。不过，看来《封神演义》中有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深究的。

《封神演义》中姬氏是氏族，姜氏是羌族，他们不仅政治上高度合作，联合当时民族的力量，夺取了推翻殷商腐朽统治，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胜利，完成了统一祖国的大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姬姓姜姓亦即氏族与羌族在这时又发生了历史上第二次大对婚，这是继炎、黄二帝时期之后的

又一次很有名的对婚。

对婚的实质就是民族融合。氏羌的对婚，是研究氏羌历史的核心，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的一把钥匙。你只要抓住了它，你就不仅容易把《诗经》和《书经》读懂弄通，而且还可以解释清楚许多历史问题。

姜子牙在渭水钓了几十年的鱼，据说这个羌民族的历史代表人物用的是直直的鱼钩钓鱼，谓之“愿者鱼儿自行上钩来”。这简直是童话，所以中国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姜子牙钓鱼》连环画特别多。然而姜氏作为羌族的代表人物，他本身也是一个大谋略家，他是通过钓鱼在等待时机，等待一展平生抱负及振兴本民族的政治机遇。

再者，姜子牙八十三岁还坚持钓鱼的传说，则从另一角度说明，远古的羌民族很可能与鱼有某种特殊关系。或者远古的羌人就是以渔猎为生存之本的。从远古时代的地质看，今渭水一带曾经是秦岭半岛，它的下面即是有名的“云梦大泽”。现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湖泊较多，则是由远古时期地质变迁而形成的，或者鱼就是古羌人的图腾崇拜物也未可知。

民族研究是个很实在也很艰苦的事情。现在这么多人从事此项工作，令人欣喜。无论专业的学者也好，还是业余爱好者也好，不仅需要从理论上有所突破，而且还需要搜集整理那些遗存在社会上的、民间的，尤其是古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风民俗材料，用它来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是更具实际意义的。

我们将来要写好中国民族史，就首先要写好羌族史和氏族史。

我为了研究民族问题，读了马克思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书，从而打开了民族学研究的殿堂。马克思揭示了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基本客观规律并确定了民族研究的基本方法，只要懂得了这个基本规律和遵循这一基本方法，我们的研究工作就决不会走偏方向。

萧崇素

一九九一年十月七日

注：本文是萧崇素先生一九九一年十月七日在“全国羌文化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系杨永忠同志根据记录整理，未经萧崇素先生审阅。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羌族神话纵横谈	李 明 (1)
浅谈古羌人上古神话	辛 海 (15)
黄龙考——关于大禹的一个神话	冯广宏 (30)
大禹的传说及其出生地	奴元翼 奴 壮 (38)
羌族民间文学初瞥	黎本初 (43)
羌族“毒药猫”故事简论	孟 燕 (50)
试论羌族“犏疫猫”故事的历史文化实质	王清贵 (57)
从民间故事看羌汉两族的文化联系	杨天恒 (63)
石纽山中古河图	钟利戡 (69)
论羌族原始宗教	钱安靖 (73)
羌族的宗教与文化嬗变	徐 铭 (91)
天师道与氏羌原始宗教	潘 群 (102)
羌族白石崇拜渊源探	李鉴踪 (129)
《山海经·西次三经》的昆仑之丘与羌族雪山	
…… (日) 松岗正子著 萧崇素节译	(139)
论羌族神林信仰的内涵	彭文斌 (145)

羌族的祭坛神树及其信仰观·····	汪青玉	(156)
北川羌族傩文化遗存采微·····	杨永忠	(162)
羌族羊图腾崇拜浅析·····	杨松 周发成	(169)
羌族羊图腾质疑·····	玄觉子	(177)
羌族的“六月二十四”释译·····	罗 曲	(182)
从“释比”经典探索铁与羌族社会的关系·····	赵 曦	(199)
论羌族民间禁忌的特点与功能·····	王 康	(215)
羌族传统道德探析·····	王岚 杨松 白明	(222)
羌族石文化论谈·····	郑俊秀 雍继荣	(234)
浅谈羌族碉房·····	余耀明	(249)
谈羌族服饰研究的意义·····	郑俊秀	(256)
相会在羌年·····	刘大军	(263)

羌族神话纵横谈

李 明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①神话正是人类适应这个“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的产物。神话一经产生，就必然依附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神话产生于劳动生产和社会生活，它一旦产生，就与历史同步，有什么样的历史生活，就有什么样的神话。

—

我以为，最早的宗教观念是万物有灵观念，这是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产生的心理基础。也是后期宗教迷信的心理基础。最早的原始宗教是自然崇拜，最早的神话是动植物（含多种自然物）神话。

一般来讲，任何一种宗教，大都包涵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信仰，二是崇拜仪式——祈祷、祭祀、娱神活动等等。原始宗教和信仰的产生，都与那个时代的经济生活、社会条

件以及原始人类同大自然和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密切相联，是以原始思维为基础的对这些关系虚幻的、曲折的、颠倒的反映，它们将随着经济生活和社会条件以及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着。

羌族所信奉的神，多是“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的产物，他们把自然人格化；还赋予以神的观念加以崇拜，并有隆重的祭祀活动。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②”原始先民将各种自然现象加以人格化、神化这一特有的心理状态及思维方式，不仅形成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形式，而且与神话的产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原始社会，“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③。因此，某些神话与原始宗教互相渗透、杂揉在一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羌族神话《羊角花的来历》说人是阿爸木比塔照着他自己的样子用羊角花木（杜鹃花）造成的；《造人种》说人是阿补曲格用羊角花枝造成的。这种观念，反映了羌族原始先民天神、植物崇拜观念。这种认识和反映世界的手段，是在“万物有灵论”的心理背景上由想象的类比发展而来的主观幻想。马克思、恩格斯说：“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同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物质交换交织在一起的。④”岷江上游羌族先民居住的山区，杜鹃花满山遍野，每年四月杜鹃花盛开，万山红遍，羌族先民在杜鹃花丛嬉戏、媾合、繁

衍，从而产生类比联想，也是完全可能的。当今，羌族人民仍把杜鹃花叫“鹅司拉巴”或“鹅巴白主”（即羊角 婚 姻 花）可为佐证。

费尔巴哈曾在《宗教的本质》中指出：“自然是宗教的最原始对象。”⑤诚然，原始先民直接对大自然的崇拜，是人类最初阶段上的宗教崇拜活动，它既反映了早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认识 and 态度，也反映了原始思维与当时人类行为的依附关系。

在远古社会，人类同大自然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⑥对来自大自然的春夏秋冬、风雨雷电、严寒酷暑、雷电冰霜、洪水猛兽……，人只能是本能地适应，还没有复杂的思维活动，不可能用合乎自己生存、生活目的的功利标准去认识和评价自然界。由于当时人类的感觉器官还只能是动物式的，因此，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人与大自然之间，没有任何审美关系可言。又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范围的扩大，促进了人的大脑量激增，最初的较前稍微复杂的思维活动逐渐开始了。

原始先民错把自然力和自然物超自然化，并加以崇拜，正反映了原始先民在生产斗争和生活斗争中的软弱性和对自然界的恐惧心理与依赖关系。由此我们说，宗教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反映出来的，是历史的必然。自然崇拜普遍地产生于一切原始人类、氏族之中。所以我们说，原始宗教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许多民族都有极为丰富的反映自然崇拜的神话，表明了原始意识的起始。据研究证明，自神话产生之日起，便以一种物化形式集中体现着原始先民正在逐步形成中的各种观念意识，包括审美观念。虽然我们还不能作为审美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去要求它，但众多的反映自然崇拜的神话，却预示着原始先民与大自然之间审美关系已在逐步形成中。

二

图腾神话，是羌族原始先民在当时的图腾观念的语言表述，是他们最早的文学样式之一。它的基本特征是：作为图腾崇拜的各种动植物，分别被赋予种种非它们本身实有的力量和功绩。这是处于那样一个历史阶段上羌族先民，依照自己的目的和愿望去幻想的结果。虽然这些观念和幻想，荒诞不经，但历史地看，它却代表人类思维活动和审美活动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步。

羌族图腾、祖先神话，以《猴皮帽的来历》最有代表性。它说：羌族原有经书，在端公睡时被白羊吃了（也有故事说是牧童睡时被白羊吃了），端公因而哭泣。有一金丝猴来问时，端公以实相告，金丝猴告诉端公把白羊杀了，食其肉，用其皮作鼓，敲鼓一下，即可记起经文一句。端公照办，果然灵验。后端公又因缺乏旅资而哭，金丝猴又引导其归路。端公为感谢金丝猴的大恩大德，世代不忘金丝猴。从此，以猴皮为帽，猴尾作帽之三尖，并尊称猴子为老祖宗、老师父。

《边疆论丛》⑦中的《猴皮帽的来历》和《风土什志》中《羌族生活一瞥》⑧都有类似的记载。

羌族神话《燃比娃盗火》说燃比娃浑身是毛，还有一条

尾巴；神话叙事长诗《木姐珠与燃比娃》说燃比娃是猴毛人；神话叙事长诗《木姐珠与斗安珠》中的斗安珠，也是一身毛，有尾巴；神话《猴人变人》也说人类的祖先是“猴人”变成的。羌族人民把燃比娃、斗安珠奉为祖先神。又据史载，北朝时的党项羌“皆称弥猴种”。《羌族简史》⑨在谈到羌族“图腾崇拜遗迹”时也说羌族曾有对猴崇拜的原始宗教。羌族先民源于对“猴”的特殊感情和认识，而当作灵物来崇拜，并和祖先观念相结合，形成了图腾崇拜观念。

《猴皮帽的来历》中被尊奉为老祖宗的金丝猴，与羌族原始宗教中的神——猴图腾具有同一性。

法拉格说：“原始人没有把自己从动物中分出来。因为他们的灵魂可以移居在动物身上，在那里他觉得自由自在；他们把动物看作自己的祖先和赋予他们以灵魂。”可见，人和动物浑然一体的观念、灵的观念、灵魂观念、万物有灵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

三

从渔猎到驯养家禽家畜、原始种植，是原始羌人在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他们自开始农耕之日起，便跨上了人类进步的一级新台阶。

据史载，传说中的姜姓共工氏不仅是古羌人最早从事农业的部落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最早从事农业的部落之一。⑩这对我们研究古羌人关于粮种传播的神话，显得更有意义。